



知株视频号



掌上株洲客户端

中共株洲市委主管、主办  
株洲日报社出版



### 茶陵访茶

蔡测海

茶陵。湘东。井冈山。全国唯一以茶命名的县。这个地方出文章，状元、进士百人有多。科举考试，茶陵人每考必中。久而久之，久而久之，成一部茶陵史。茶陵出革命家，井冈山起势，茶陵人助战，出将又百人之多。当年红军苏维埃红色政权遗址，在茶陵有好几处。历史上出过茶陵诗派。徐霞客在这里踩过脚印。茶陵，由地理走进历史，由历史入中华文化林，入我们的教科书。

在茶陵，想茶，找茶，访茶。全国唯一的以茶命名的县，莫非有茶的盛况盛世？茶陵的朋友说，茶陵并无茶叶，茶陵之茶是油茶，盛产茶籽油。茶陵产茶油不假，且名气远近。油茶非茶陵独有。湘西、湘南尽是油茶，其量其质不比茶陵逊色。何独茶陵得茶命名？

茶陵无茶事，无茶道，无茶艺，我实在想不通。我无端想起湘西名镇茶峒，沈从文笔下的边城。我多次去看沈从文笔下景致，一次复一次，越看越无，面目终于全非。多少事物，终归消失，成为传说，成为记忆。茶陵之茶，也莫非如此？

茶陵的土壤、气候、海拔高度等，宜产茶。当地人不多，但种植、采摘、加工、技艺全面。当地人雅士之盛，品茶必不可少。茶陵何以无茶？茶陵无茶，于心不甘。我借茶陵短暂停留，访得古旧的茶具和民间故事。

茶陵曾有几家大茶园。但茶叶多来自湖南安化、湘西古丈等地，远自云南的也不少。茶陵汇天下名茶，成为一时茶都。传茶圣陆羽的弟子曾在此练茶，后成为茶陵云阳山道士。又传陆羽借云阳山栖居，修得《茶经》。茶陵人为纪念茶圣，在云阳山中为茶圣以山石立碑，假茶圣之陵。茶陵因此得名。

民间传说，不足为凭。捕风捉影，也不为据。但，茶陵是全国唯一以茶命名的县，却是事实。不解的事实，谜一样的事实。

茶陵有河，为洣水。茶陵有山，为云阳山。山水雅，名字也雅。云阳山为佛道合一的名山。云阳山的佛道，建成比南岳庙要早。云阳山与南岳，是佛教的师兄兄弟关系。每年春末夏初时节，绿肥红瘦，云阳山请来南岳佛像，各路宗教领袖，云集云阳山参加佛事。后来，茶陵市政府选定为云阳山宗教文化节，为宗教盛事。

云阳山灵秀，竹木葱葱。有高山流水。我要找的，还是茶叶树。若遇到千年茶树，实在是缘分。我也会更相信，茶圣确曾栖身此山。

我问一参拜云阳山的老者，山上可有老茶树。他说，山上有茶叶树，他儿时上山就见过。人老了，树还不老？

放眼林茶，一色葱葱郁郁。茶在何处？

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千年树文化。茶陵文化千年，已若千年茶香。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 
yzhy83@163.com



涑江书院内的朱熹与张栻塑像

## 涑江书院 湖湘文脉的梁柱

骆志平



涑江书院居醴陵市区，前眺涑水清波，头枕西山明月，半个身子落在1500年前的古樟臂弯中。遥望青山的钟鼓，空灵旷远，从靖兴寺轻缓流出，诉说西山悠远，涑江缠绵。

南宋乾道三年(1167)，朱熹受张栻之邀，从福建出发，循湘赣古道探访麓山文脉，张栻礼请之至。赶赴醴陵，百里相迎，两人相见恨晚，沿涑江入湘水，一路礼叙儒儒，拉开了麓山会讲的序幕。

八年后，南宋淳熙二年(1175)，醴陵官方始建朱子祠(涑江学宫)，以续文脉，此乃涑江书院之缘起。清乾隆十八年(1753)，知县管乐将学宫更名为涑江书院，后来的知县杨鸾、田彬、赵贵宽等相继筹资修葺。

不过，那时的学宫并未在西山，而是与文庙一起，同处醴陵城东的青云山下。西山绿荫中，另有一座南宋淳祐年间(1241—1252)所建山房。其与唐代的靖兴寺连为一体，同守西山文脉，史传为西山书院。

西山书院遗存甚少，毁于哪个年代，亦无明确记载。但靖兴寺一直香火不断，里面供奉着李靖、红拂女。红拂女乃李靖神话中的妻子，随李靖南征，染病死于醴陵，李靖建寺募僧，供奉守护，寻根溯源，源自民间传说，归入民间信仰。

清道光年间，醴陵遭水灾，时任知县陈心炳借涑江学宫为公廨，见房屋剝蚀凋残，有损儒家体面，遂动倡修之念。不久，陈心炳以城市喧嚣，不宜静修为由，将涑江书院从青云山下迁建至西山书院遗址，仍与靖兴寺檐廊相连。从此，两座叠加的书院，儒脉相通，虽以涑江书院为名号，但隐逸西山的文脉，同样留在了月光的牵念中。

那棵1500年前的古樟树，像个老儒生，站在书院前侧拐角的坡上，一点儿不显老。从南北朝走过来，比南宋的书院大了整整650岁。古树新绿，浓荫披肩，抖落出一身的风骨和精神。

书院落成西山怀抱，又有千年古樟作庇佑，迂回退让中，儒风豁达，清幽至极。沿西山缓坡，虔诚向上，探访书院门庭，山径迂回，儒风壮硕，两侧绿荫交织，举目相迎，盛夏之季，犹拥清凉阵阵。

驻足涑江书院叙事碑前，稍事流连，顺势右拐，便抵书院前坪。风檐半敞，轻将余韵，恰如一幅阴阳相生图。书院门楣正上方悬挂涑江书院匾额，行楷楷书，白底黑字，整齐端庄，为当代书坛大家、醴陵人李铎所书。门庭檐阶与泮池相连，外圆石栏，里蓄山泉，以消书院心火。

门庭内敛，不显脸面，但儒风整肃，气宇沉浑。门脸两侧为清道光元年山长易卓所书楹联：“道崇东鲁 秀毓西山”，四字联，字密意深，暗隐涑江文脉。内照照壁，上书：“求经师更求人师”，话中存哲理，古风新韵齐聚眉心。

整座书院占地约7000平方米，分三进四院，青砖黛瓦，中轴建筑依序为头门、讲堂、礼殿、配房。两厢对称，主要为双重斋舍、靖兴寺和宋名臣祠等。庭院清幽，礼让有序，行走其间，仿若儒风缠袖，古语徐展。

那天的山风不大，阳光穿过树林，洒下遍地斑驳。青苔爬上了檐阶，古风存放于案台，斋舍中的儒生蜡像，栩栩如生，一人一舍，或伏案疾

书，或囊萤借光，或悬梁刺股，或枕典席文。

时光倒叙中，朱熹、张栻、吕祖谦、王阳明、左宗棠五人穿过斑斓古拙的涑江桥，依序走进西山不老的苍翠中。五贤中，朱熹、张栻、吕祖谦同为东南人士，亦有交集，传经布道于醴陵西山脚下，成为涑江书院的源起。后人尊其学识，谓之“东南三贤”。

醴陵知县陈心炳为福建长乐人，熟知“东南三贤”与涑江之渊源，其“勉捐廉俸”，费尽心力，重建涑江书院，除了公允之心，亦有同为东南贤客的亲近。

书院从建始之日起，便被称为学宫，直到清乾隆年间，才改称为书院。依理说，宋人兴办书院，涑江不乏文秀，想得块朝廷御赐的匾额并不难，对此，西山未作解读。

或许，隐逸涑江的话语，捆在了书院的最里层，尚未被发掘。对涑江书院来讲，略存一点儿小遗憾，更显玄机匪浅。2013年，书院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可见，在后人心目中，涑江书院乃湖湘文脉的梁柱，理所应当的国字号。

王阳明二度来西山，写过一首《过靖兴寺》：“老树千年惟鹤住，深潭百尺有龙蟠。僧居却在云深处，别作人间境界看。”诗中有古樟、龙潭、古寺，唯独不见书院的踪影。可见，王阳明来涑江讲学时，西山书院不一定还存在，打动其内心的是千年的古树，西山的风水，禅院的僧人。

左宗棠在涑江书院担任两年山长(1836年至1838年)，制定学规八则，新修儒风哲理，渐解长衫束缚，擦亮了西山眼眸。如今回首，55位山长中，左公的入驻，拉高了涑江书院风骨，提升了涑江书院声威，也推动了湖湘新学的发展。从此，西山睁眼看世界，涑江日夜泛新波。

闲暇之时，左公常在老樟树下纳凉，回览西山风月，夜深人静之时，读朱子书，翻阅《致良知》，编写《船山遗书》。其厚积才情，蓄势待发，心无旁骛。

两江总督陶澍回乡省亲路过西山，醴陵知县仰慕左公学问，请其作联相赠，左公随手写下“春殿语从容，甘载家山印心石在；大江流日夜，八州子弟翘首公归”一联。倾力之作，带来了转运之机，陶澍慧眼识奇才，引其登科入仕，结为儿女亲家，成为史上美谈。

朱子以理学为本，探源濂溪一脉，王阳明手持《致良知》，以心学为理，论道西山，再到清代的湖湘新学，涑江之滨，西山之怀，群贤沓至，为醴陵贤才辈出，厚植了根基。

近代以来，从书院走出的大小人物，实在太多，其中有李立三、左权、耿飚、蔡中照、宋时轮、陈明仁等。有人统计过，国共两党中，从醴陵走出的将领多达295位，这在中国近代史上堪称奇迹。

醴陵区域不大，清代时谓之九池，西山亦不高耸，未呈鸟瞰山河之势。但醴陵人攬日月，存大义识大体，家国之怀，酣畅于胸。1949年，程潜、陈明仁率部起义，为湖南和平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。

涑江“插曲”众多，稍作“回放”，便成涑江文脉。置于西山眉宇，一副牵肠挂肚的模样。1500多年前的那株古樟，心思特别细，太阳大的时候，伸长手臂，为书院撑起一片硕大的绿荫，月亮高悬时，便翘首崖壁，将一帘清幽揽入怀中。只有墙角的几只小蜘蛛，无忧无虑，躲在草丛里，叽叽喳喳聊个欢。



涑江书院大门



## 神农谷 山水与时光的千年对白

曾志田

入山的路，是绿意堆叠的锦绣。车轮碾过罗霄山的山腰，云絮如白茶花儿在唇齿间游走，倏忽便跌入一片翡翠色的混沌。踩着露水浸润的石阶拾级而上，裹着松针与苔藓的潮气扑面而来。远处溪涧叮咚作响，恍惚间像是神农氏腰间悬着的铜铃，穿透六千年的晨昏，在莽莽苍苍的绿意里撞出清越的回声。

转过九曲栈道，天地间忽而裂开了一道雪白的豁口。珠帘瀑布自百丈悬崖垂落，不是飞流直下的决绝，倒似瑶池仙子漫不经心抛下的发绺：第一壺似素练垂天，将日影剪裁成七色瑰路；第二壺撞向苍崖，激起万千碎玉；第三壺最是惊心，几百米的白龙纵身跃下，潭水沸腾如煮沸的铜鼎。有一些细小的支流被山风截成万千银丝，又在嶙峋怪石上溅作了星星子。当地客家老人说这水是神农氏捣药的玉杵所化，春末夏初总有人在此掬水净面，仿佛这清水能洗去一生的尘埃。我俯身触碰潭水，凉意顺着指尖攀上脊梁，恍惚看见石壁上斑驳的“小八荒”三字——那是唐朝骆宾王避祸于此隐居时，蘸着露写就的叹息，千年后仍在苔痕里渗出丝丝凉意。瀑布旁的石亭，木雕上刻着客家人的歌谣：“日落岭四山阴，阿妹等郎到如今。”水雾弥漫的不仅是游人的鬓角，还有三百年前侗族女子绣在帕角的杜鹃。

石板滩横卧在万洋河上游，河水裹挟着石英沙砾冲刷出层层叠叠的纹路，像翻开一部用波浪装订的地质年谱。传说神农在此试耕，抽裂山岩而引出了甘泉，如今崖壁的褶皱里仍嵌着一道赭色石纹，如同凝固的鞭痕。一群短尾猴蹲在瀑下青石上，朝着游人吱吱乱叫，毛发被水雾镀成了银灰。一群红嘴蓝鹊掠过石板滩岸边的树抱石，那株老树将根系深深扎进花岗岩裂缝，枝干虬曲如龙，叫人分不清是老树驯服了石头，还是石头囚禁了树魂。

攀石阶时，细雨落了下来，雾霭中忽现一个挑着竹篓的货郎。他一路唱着客家山歌：“一重山来一重雾，神仙踩云来种谷——”转入镜花潭大峡谷，光线骤然幽暗。溪水在白石里凿出深浅不一的酒窝。十万亩原始森林的枝丫在头顶绞成穹顶，苔藓爬上千年冷杉的躯干，像给山神披了件绿绒大氅。

荒草在树荫下的田心里村的夯土墙上，苏维埃被服厂的纺车声好像仍在苔藓下吱吱呀呀地传出。八十岁的阿嬷戴着老花镜坐在门墩上纳鞋底，银簪随着针脚起伏落落：“听我娘说，当年女工们一边纺线一边唱山歌，子弹横飞，但女工们都不害怕，纺车声音可比枪声还响呢。”屋檐下的辣椒串红得灼眼，与记忆中的赤旗肯定源自同一抹血色。后山石屋里，石臼盛着半汪雨水，映出1928年毛泽东主席与朱德元帅在十都握手的剪影——那双手

的温度，至今仍在《炎陵县志》的铅字里滚烫滚烫。

横泥山的草甸翻滚着深淡不一的绿，紫云英铺就紫色的红霞。牧羊老汉踩过脚下的泥土：“当年红军的绑腿曾染红过这片草地，所以今天的草籽才这样红呢。”转过晒药台遗址，青石板上似乎还残留着暗红的斑痕。朱德司令曾在此设立红军医院，缺药的护士经常采来七叶一枝花捣碎给红军战士敷伤。现在，讲解员的激光笔扫过残垣：“大家看，这就是当年给红军伤员熬药的三足铁釜。”

炎陵黄桃熟透的香气漫过当年红军挑粮的小道。乡村振兴站的谭小林的直播镜头里，桃尖那抹胭脂红正在燃烧：“家人们，家人们！看，这才是正宗的炎陵黄桃啊！”此时，产业园满载的快递车正驶过当年的红军医院旧址，车轮还沾着晒药台的青苔。电商快车让“清晨树上果，次日舌尖甜”成为现实，炎陵黄桃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2亿元，书写了新时代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的炎陵答卷！

夜宿田心民俗村，露台外星河夜垂。守林人老张带着我们打着手电巡山，光束惊起几只黄腹角雉，这种被誉为“鸟中大熊猫”的珍稀展开霓裳般的尾羽，恍若山神遗落的锦囊在树林里起起落落。突然红外相机连接的屏幕掠过几道残影，回看显示有云豹带着幼崽踱过，老张十分激动：“二十年前盗猎者的铁夹让云豹泣血，儿近迹，如今它们终于回来了！”

第二天日出撕开云海，忽见山脚下散落着红军银行的石基，邮递中心县委的木牌，还有红军被服厂女工绣在绑腿上的五角星。这些零落的红色符号，与银杏古树的年轮、云豹的爪印、角雉的彩羽共同构成了大地的掌纹。风过处，林涛翻涌如潮，恍惚听见骆宾王在婆婆仙的残碑前长吟：“此地别燕丹，壮士发冲冠——”而满山的杜鹃应声怒放，宛如斑斓的火球，用血色填平了历史的印痕。

离谷时，采药人的背篓盛满了纹股蓝与七叶一枝花。他指向神农藏药洞的方位，说洞口的藤蔓就是炎帝当年系药囊的麻绳所化。我们忽然懂得：神农谷的永恒，不在飞瀑凝固的刹那，不在千年银杉静止的年轮，而在客家山歌与乡村振兴直播声的混响里，在红军故事与电商致富二维码的重影中。当黄桃的甜渗入崖石雕刻的裂痕，当电商的物流车驶过红军会师的古桥，这片山河正以最古老的方式，孕育着最新鲜的永恒。

那些在年轮里发酵的传说，复活的珍禽异兽，那些在对抗遗忘的山歌，以及在乡村振兴中勤劳致富的老区人民，都在提醒着我们：真正的永恒，是万物与时光的对话，是在碰撞中生长出新的年轮——就像珠帘瀑布永远在飘逸地跌落，也永远在从容地重生。